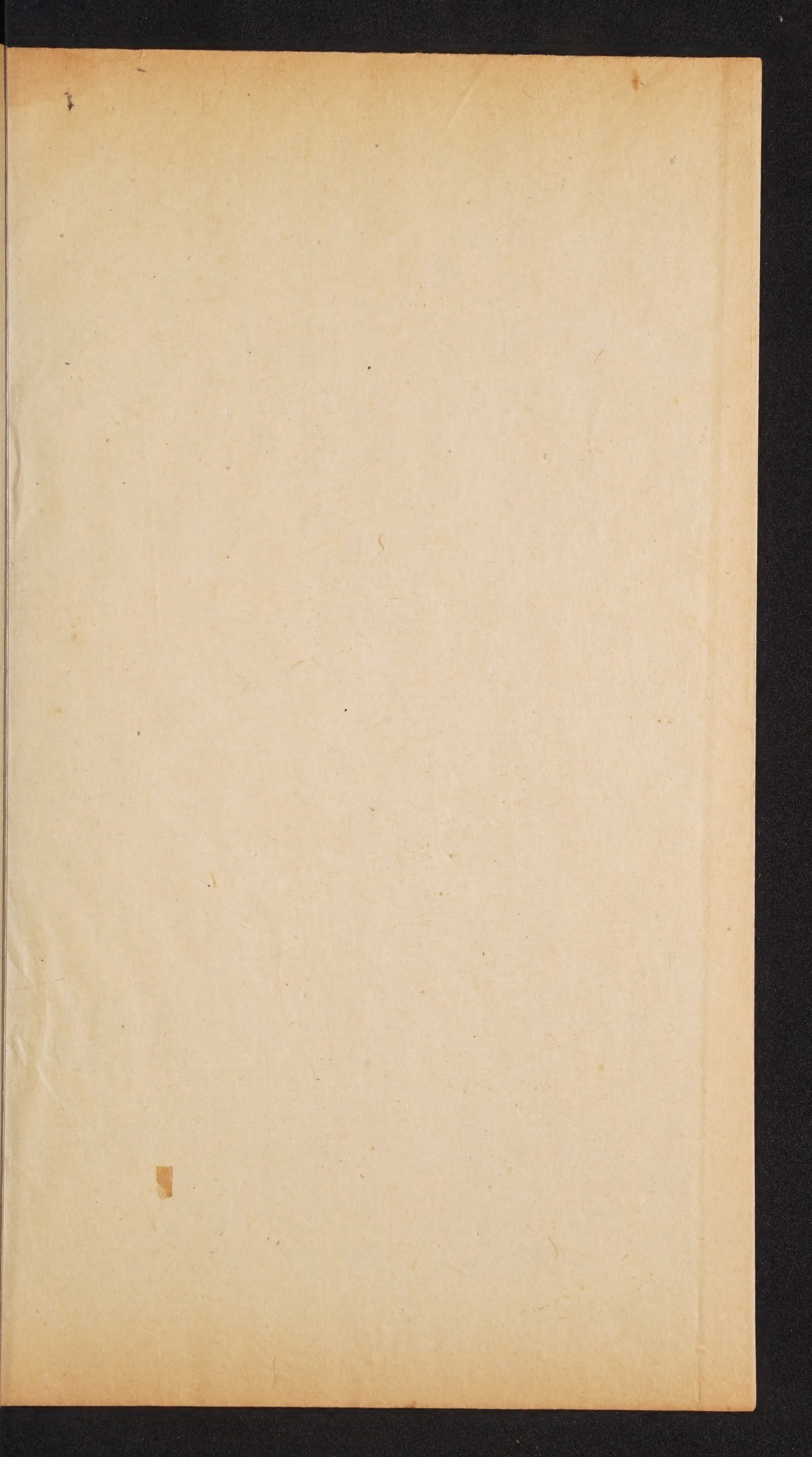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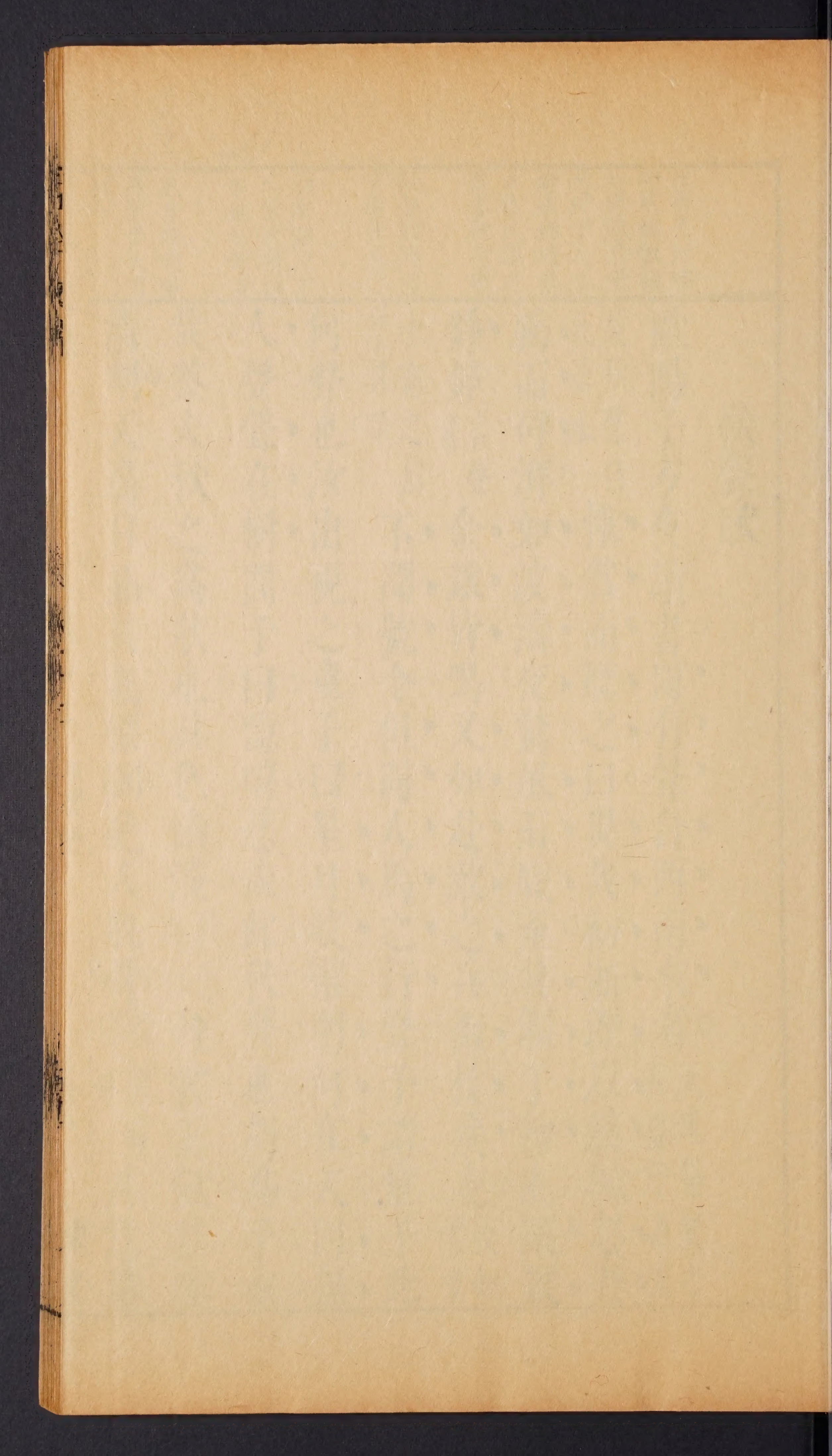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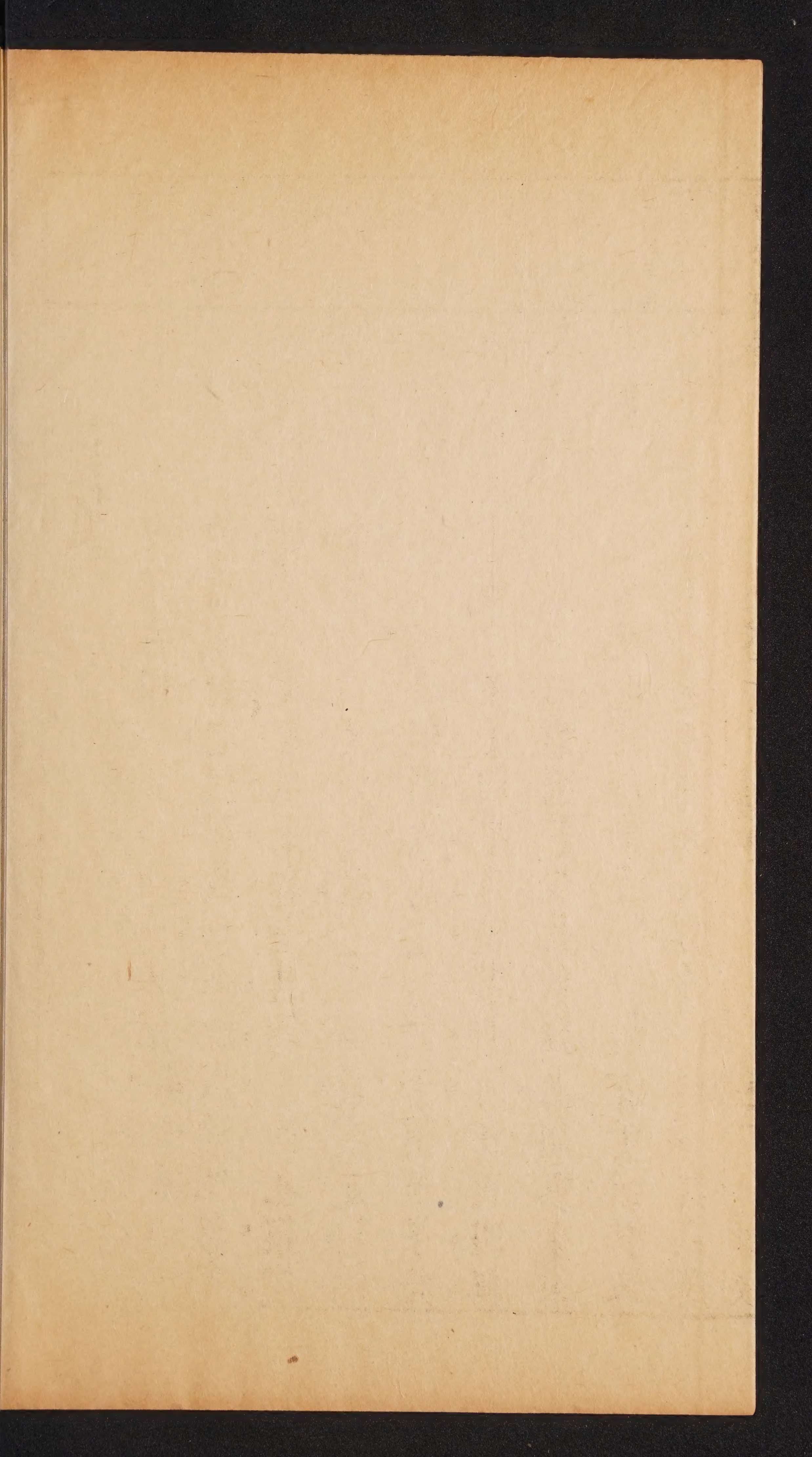








此篇善形容物象鋪叙模寫變態不窮末歸于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秋聲淅瀝每于清夜見之

初淅瀝以下三喻狀得何等婉切奇哉

星月皎潔儼然秋景大有神會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天地嚴凝之氣盛于西南故秋聲自此而來）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瀟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于物也鏦鏦錚錚（言聲音）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銜之以禁其語）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秋色淡白）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石刺病曰砭）其意蕭

象秋之狀與其爲聲其在樂秋光景象悽然盈腔

此下又是深一節議論

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萬籟呼號其聲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茂青柔而競秀）佳木葱蘢而可悅（木青葱而可喜）草拂之而色變（草拂秋聲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木遭秋聲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是乃一氣至秋有肅殺之餘烈）夫秋刑官也（秋官司寇掌刑而設）於時爲陰又兵象也于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日素商應西方金行之氣）夷則爲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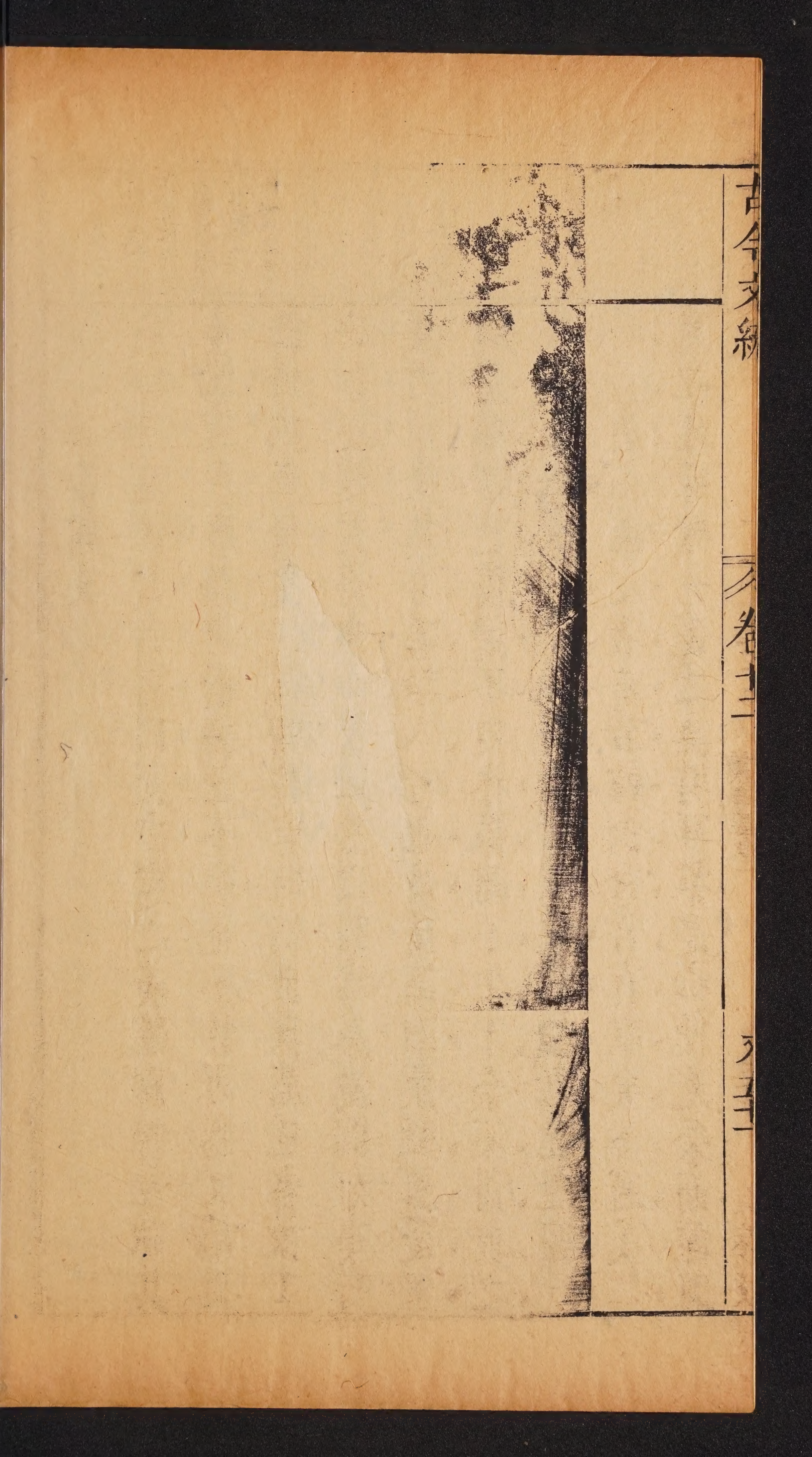
謂人之憂感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凛然悲秋之意溢於言表

煞尾一句何等風情何等思致詞有盡而意無窮坡公赤壁二賦結煞處頗相似

爲萬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必搖撼其精神而不定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少壯者朱顏而潤澤老大者面色如枯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少壯時鬢髮黑忽變爲斑白之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人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念誰爲此身之戕害亦何恨乎秋聲又何必怨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樓坊曰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

張以忠曰神奇玄暢



二叙讀其書處從源發流何等步驟而詞更舂容溫雅精采襲人特借韓愈以美翺

讀李翺文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爲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羡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

李翺衆囂囂而雜處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數語遂壓倒昌黎歐公之發揚其意之感慨良有在

說盡時人之態豈但翺之時哉古今皆然

收拾在此結句

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樓 昉曰文有離合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
言也

朱 熹曰歐文敷腴溫潤惟讀李翺文其味黯然而
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
悲歌慷慨有嫉世之思

李 塗曰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爲祖加以
姿態惟讀李翺文所謂靑出于藍者也

邵 寶曰此篇爲讀李翺文而作其意味深長寓憂
世之志眞令愈讀而愈可喜愈玩而愈不
窮

張以忠曰意味渾涵神情淵穆其一種憤世嫉邪之思溢於言表但毫不露圭角所以爲妙

有天下者惟功德被于民制度紀綱立于上維持勿替即是祈天永命之本不必憑藉先世之德也自三代迄漢其先世不皆積功累仁而享國皆數百年其已事可覩已唐之有天下何獨不然哉所以能歷世久遠則太宗之德澤與制

唐書高祖紀贊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繇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而其後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

度紀綱在也繼唐正統而王者謹與此歐公之微旨也

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雖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唐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濡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者歟

張以忠曰血脉相生首尾相貫縱横曲折法度極精

又曰此文前後議論若經他人手必數千言

唐書藝文志

唐四庫書以甲乙丙丁爲次甲部經錄其類十一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讖緯類十曰經解類十一曰小學類凡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

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乙部史錄其類十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僞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起居注類六曰故事類七曰職官類八曰雜傳記類九曰儀注類十曰刑法類十一曰目錄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地理類凡著

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諸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

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丙部子錄其類十七一曰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縱橫家類七曰雜家類八曰農家類九曰小說類十

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盎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

曰天文類十一曰曆算類十二曰兵書類十三曰五行類十四曰雜藝術類十五曰類書類十六曰明堂經脉類十七曰醫術類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五百七家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丁部集錄其類三一曰楚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无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

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張以忠曰尋源别流議論俱正是極有經緯之作

唐天祐三年宰相柳璨希梁王旨以天變歸譴大臣宰相裴樞等七人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白馬驛搢紳誣以朋黨貶死者數百人朝廷一空明年唐哀帝遜位于梁張文蔚等人奉冊寳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文蔚等率文武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與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

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云

三者說盡古今情弊

說得暢快小人情狀勘破千古

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之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

深言之痛言之危言之懼言之有國者宜夙夜惕心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言也千古由一轍焉

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

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茅坤曰朋黨之禍至唐而極論朋黨之文至歐陽子而極

又曰文甚圓而所見世情特透

國家空虛則人主之勢孤人主之勢孤則必至舉國而與人古今朋黨之禍斷未有不至亡國者雖層級說下原非三疊文法

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又須推原昔何爲而盛今何爲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

此處不明言盛衰而盛與衰在其中

此段折揚悲壯令人感激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讐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引書證得失自人之理應人事意

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相懸絕如此要見得亡人國家不止一事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林希元曰文有起伏意有箴規而辭氣雄壯

張以忠曰說盛衰之故大足神悚文情與應尤妙

進以疾足善走秉旄節五代名器之濫極矣歐公故憤惋而悲傷

王朴傳曰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置賢智于下以暴其短惡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

五代史王進傳贊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麾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家者不過

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務歎哉語意感慨正與此同

奇意層出而雍容不迫羅列而進

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張以忠曰文不滿三百字而層折盤旋抑揚感慨極其關涉持世之文也

又曰俯仰世變意甚激昂而辭氣和平殊無矜厲之色

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始于天而成于人闡發特妙

天人二字甚當

不知天之過指出荀卿病源後復推原其意文勢優游

王安石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

論禮而及于刑意本孟堅此荀卿之意人也

斵木駕馬亦謂之人

此天也

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斵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繇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

此下天也

原本性天似此論禮視老蘇更覺純正

此荀卿不知天之過

非天何以爲人

斷結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與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敖　䲸曰荀子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皆有見于在人

者而未原其在天者天之賦人以性豈有惡哉禮性之流行豈有僞哉是篇內云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又云荀子不知天之過得其意矣其文精練勁潔亦似荀子

張以忠曰識正論高傑然名筆

此文雖專爲推揚巳之先人而發然持論最確勘破人情垂戒千古名世之作也

推尊先人有體

荅韶州張殿丞書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敎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巳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

自此直至結尾文勢牽連相續不斷

史世其家皆用齊太史事

舉輕明重以顯明微

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直至此七八轉而不過二百餘字曲盡文字之妙

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行不幸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議論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茍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

此屬張殿丞

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破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樓昉曰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
　古今史筆得失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

甚備

張以忠曰古今良史無踰遷固然司馬氏世司典籍故能舉三千年事網羅而斷制之班氏自父彪世已著述後傳數十篇迨固始續成其志則兩家之紀傳信而有徵惟俱以史世其家耳後世掌史職如閱傳舍而愛憎毀譽任意縱橫夫安得有信史哉自宋迄今吾又不知將何極也讀此文爲三歎



言築城而本了五倫是正道理是大議論從來無人如此說不專恃城郭不偏廢城郭方是經濟之學非可以拘儒曲士論也

二句說出選任之詞歸到余公身上來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各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十一餘萬凡所以守

此即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之意

大議論正道理

小雅盡廢之意

此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

誠當日事無此襯貼便不成文字妙妙

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事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昆第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毁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此引二王之城朔方東方以証之

有法

意盡文止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

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樓

昉曰法度森嚴詞意涵蓄其褒余公處亦兼有

抑揚不輕易下一語

張以忠曰筆力淸勁體裁高卓此等文字直凌蘇曾

而上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起端数語便是盛衰興廢之理須看他歸結處轉盼有工毆公文章温醇雅正事事合体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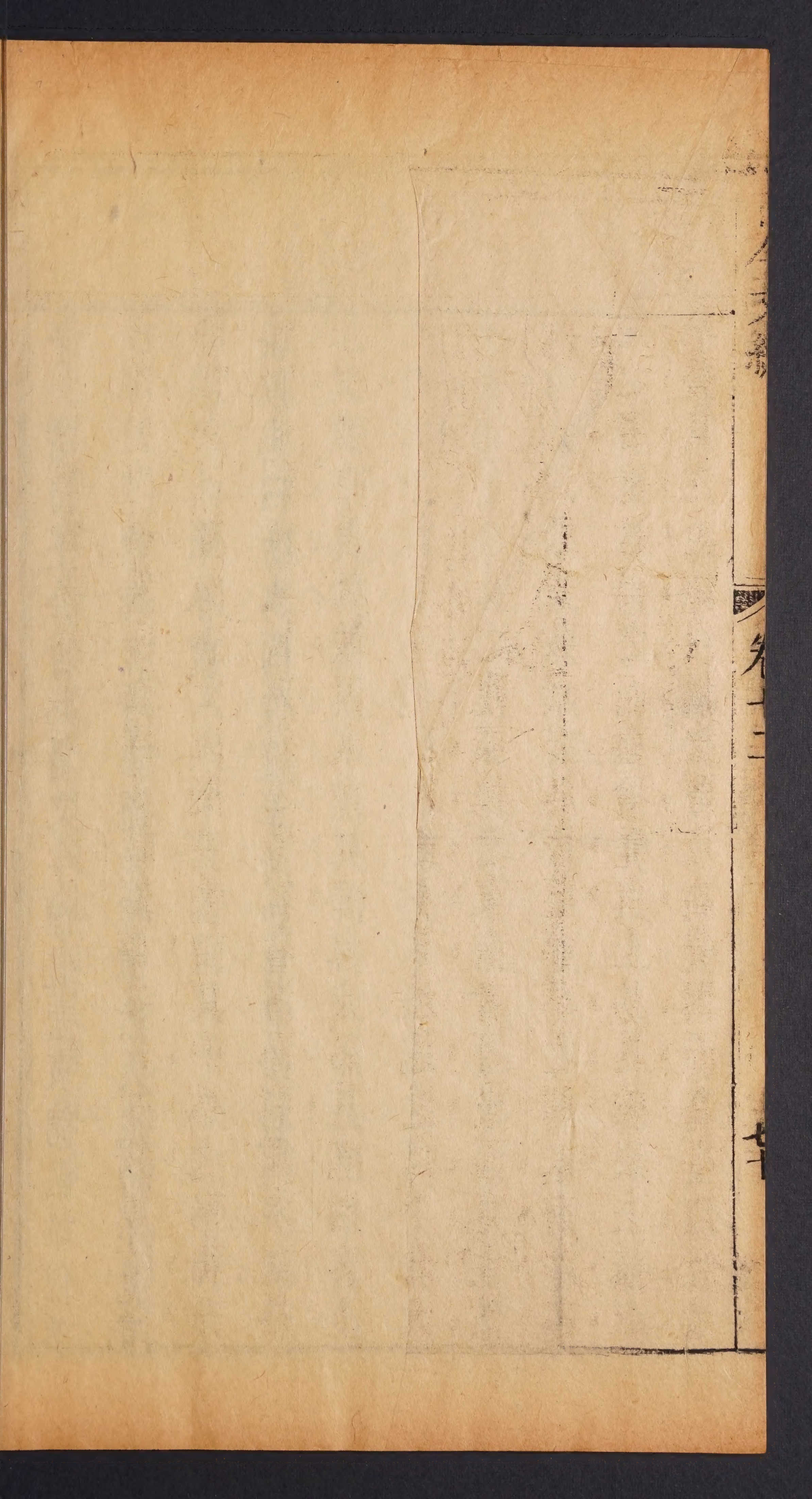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月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

六便一洗崑体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所未到作奏議便典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不愧唐人花間集揔得文章之全者也王荆公歴狀其文章之妙處亦狀得恰好

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　瓚曰王介甫此篇文字慷慨悲哀詞氣雄傑然
意與言會言隨意據渾然天成殆不見有
牽合處
張以忠曰勁爽閎俊縱筆所如自有奇致



道名臺之意

此言未足臺以前之景

以下言作臺

以下言作臺後之景

曾鞏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太丘。其隍因太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淹。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

自谿之平沙至若夫雲烟開歛凡七景文法七変

此與上出乎履舃之下相應

以下言人之游晏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檐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舃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晻曖游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徬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無

稱撫之善與裘公之治始民宜其樂爲不虛

此見民亦樂其樂意必知此然後可爲文矣

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張以忠曰筆意精簡筆法秀異其頓挫跌宕超邁等倫自是鉅手



歷叙平生述其行事褒厲卓犖令讀之奮然興起

其功不小

其有功于唐如此

此下叙功之屢斥而志愈厲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

賢奸之不能並立自古以然

此又明其有功于唐

公爲平原太守知祿山且反預爲戰守之備及祿山反公聞道奏聞朝廷始知其反公復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從韓文公伯夷論得來

此下申明上文屢斥之意

所爲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見公之所負者大不獨一死而已

生死之際亦難矣哉而猶不足爲公多此子固隻眼

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

反覆賛歎

此舉孔子之言以賛之

願爲顏氏段氏石狀彼二人貞烈姿

風勵一世是立祠之繇

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造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樓　昉曰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敖　鯤曰魯顏公不獨一死耳當祿山反天下震動
公獨首挫其鋒以致四方響應唐室復振
功固鉅也矧其生平歷忤大奸屢斥不悔
則所以處死者素矣豈徒感激于意氣而
見乎此記筆力甚高而義理尤深三蘇集
所未有也

張以忠曰祿山之叛首抗賊旌功在唐室炳炳不磨
矣至於别歷四朝剛方勁直秉道嫉邪不
畏彊圉以迄于死精忠峻節上齊七曜千

百世後聞風興起猶義形于色此記激昂

沈愴風示不淺

佛之盛儒之衰也然惟儒者衰而後佛者始盛行于世則習佛者何苦專且篤而業儒者何其自暴棄也聖學若弁髦名利若甘飴志趣如此尚安得臻久大之業哉先生所以憮然不勝感激也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其于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棲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于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朞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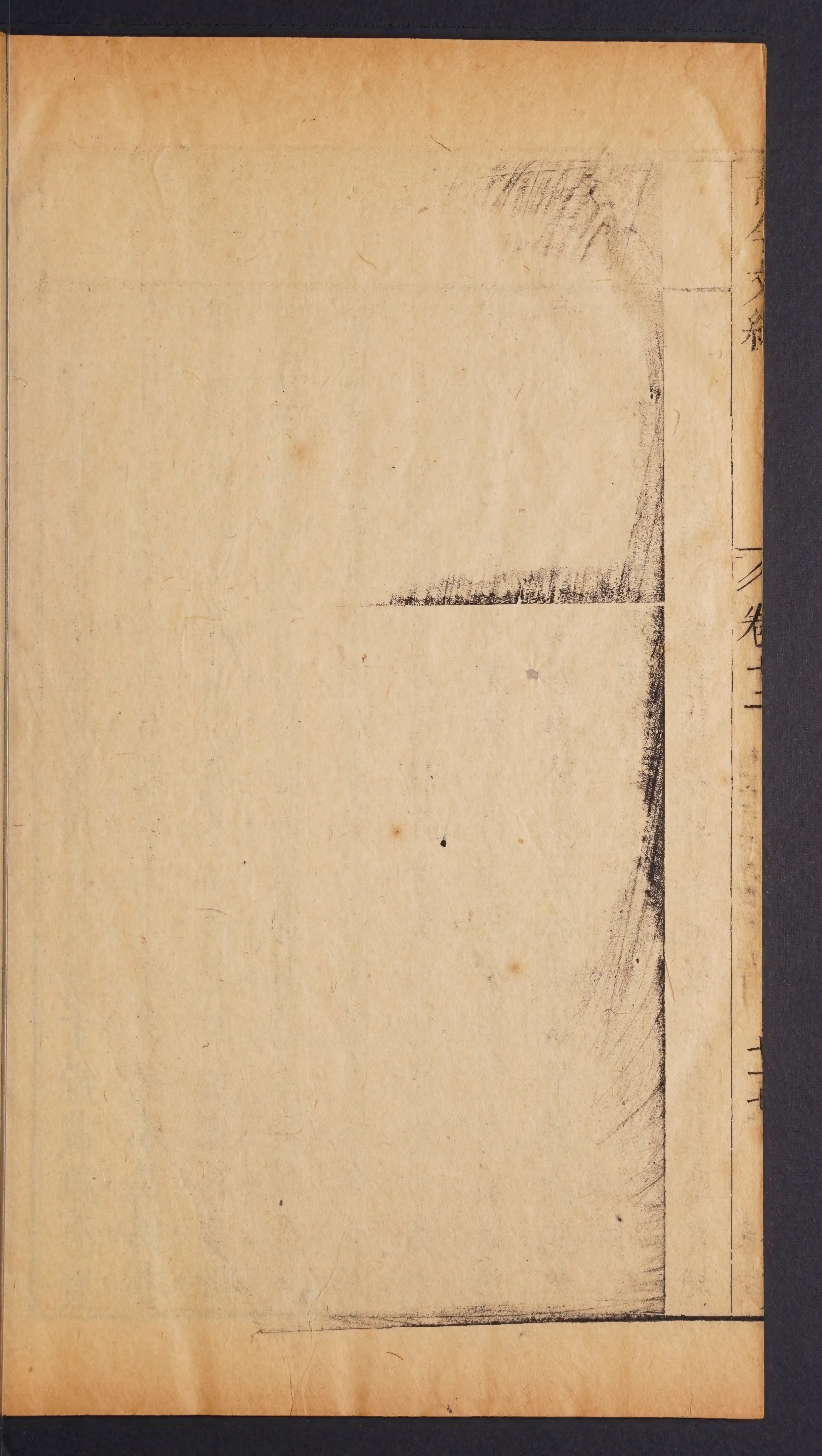
既無學術又無事功而猶自命曰儒良可媿也

用以足役以既自可僂之來居至於此盖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一無其字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攟摭纖悉悆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植之如此至於一無至于字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

此即歐陽子本論意
讀此文知南豐先生學術之正

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張以忠曰王荊公龍興寺十方講院記云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痛切感傷與此畧同但此則持論毅然而彼尤含蘊無盡



就琴發出許多道理與聖經賢傳相表裏史稱曾文昭公文章本六經信矣歸到礼樂語卓調振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辯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

以下說求之于內

說六藝至此卽易傳易簡成位意

此合上面內外意說

有鉻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此繳上言難言否則為絕德矣

言此以激發當時與上可謂易相應至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

此絕說出

到底無一泛浮之句

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旣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以忠曰精渺宏深文尤峻潔此深思極構之作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詭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

以孔孟明先王之道立論甚高

反前度時君之所能行一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何

此一段說盡戰國遊士心術與其策之利害

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

策士之禍如此

先王之道可行如此

以下明叙書之意

夫人惡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

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赦

鯤曰崇正道抑邪說此南豐學術之正

張以忠曰說到明其說于天下為放絕之善識正論高而文格尤絜而貴

史之不得其所託者多矣即今之傳于久者亦類多臧否混淆是非無據豈皆信史耶

歷稽史臣歐陽氏五代史庶足幾之

南齊書目錄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

如此方爲良史

看此段議論便見後之作史者萬不能彷彿萬一

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所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紀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

司馬氏尚不能無遺議餘子可知

又一宕筆殊婉勁

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

又一頓

所托不得其人蓋不獨一南齊書也

又安貴乎史

曰所托不得其人則作史者節概文章一無足取隱然言外

末又以史牽本領以結

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

其任可得而黜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張以忠曰褒誅是非不足垂鑒何名史史蓋難哉

又曰一代君臣政治綱舉目張規模宏遠燦然可觀然後秉筆者亦得鋪張揚厲照耀史冊若末世亂朝事跡既無足紀而史臣又遠不逮古人所以讀者恆病嗚呼作史亦蓋有幸不幸也

